

柔牌

陈建波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

采
牌
军

陈建波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杂牌军/陈建波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ISBN 978-7-02-009191-1

I. ①杂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93037号

责任编辑 付艳霞

装帧设计 赵迪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数 300千字

开本 680×960毫米 1/16

印张 17.75 插页3

印数 1—10000

版次 2012年6月北京第1版

印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978-7-02-009191-1

定价 2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第一章

(一)

1941年的春天,女教员贾慧坐在澡桶里,正轻柔地擦拭着肌肤,一枚数百斤重的铁疙瘩从天而降,以摧枯拉朽之势接连洞穿了天花板和红木桌面,轰然砸入水磨方砖地面,半截没入泥土。距离屋角窗棂下的她仅有六七尺远。湛蓝的天幕在宽敞的破口处显现,两架涂着红日的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,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地响着,地动山摇,灰土扑簌。

贾慧脑子里一片空白,瘫坐在温暖的水中,失去了起身的气力。约摸五六分钟后,她像是从噩梦中惊醒般,凄厉地喊叫了一声,手忙脚乱地去寻衣物。这春日的午后,她那雪白的肤色和精巧的乳房,在绿色油漆的航空炸弹衬映下,宛若梦中景象,摇曳闪忽间一掠出门。

门外的半边院墙已经坍塌,街头慌乱的人群嘈杂混乱。邻近几处地带,浓烟升腾。所有人此刻都明白过来,是日本人的空袭。吴尚,这座被邑人自诩为三百年未遇兵戈的县城,在民国三十年,正式遭受了来自天空的袭击。

贾慧与死亡擦肩而过,白捡了一条性命。她光脚趿鞋冲上了大街,拖住急赶着去救火的警察,指着自己的房子,大声喊道:“有一颗落在我的屋子里了,没炸!”

她的话音未落,人群像是被急流席卷似的,四散荡然。贾慧被人流裹挟,远离了自己的居所,一时间难以回头。她并不知道,这凭空落下的炸弹,并非冲她而来,真正的目标是相距半里的古刹晓光寺。苏鲁皖游击边区总指挥部就设在寺内。有两枚炸弹击中了前殿,另外三枚偏离了方位,唯一落地未炸的,就是害得她有家难回的那颗。

不过,这次日军空袭吴尚,远远没有达到目的。其一,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三天前撤离了晓光寺;其二,该部大半兵力不在吴尚,正奉了第三战区总部电令,远离防区配合国军主力对新四军北撤军部的合围,负责外围截击。眼下的吴尚,几乎是座空城。

副总指挥黎星斗率一部虚张声势，驻扎在邻近日军的莲花镇，成为全军沿江布防的一条长蛇阵的尾部。一旦日军进攻，便逐次抵抗北撤，直至和总指挥黎星源所率的主力汇合，入皖境投奔三战区总部。至于吴尚的归属，他们是放在第二步考虑的。此地处于日本人和新四军东进各部的夹峙当中，原来可以依靠的省府势力，在黄桥一役中早已损失殆尽，只能蛰居水乡，苟延残喘罢了。

半天之后，城里人心惶惶的情形有所缓解。房屋待修，伤者治伤，死者入土。唯一的麻烦事，就是落在贾慧堂屋里的那枚炸弹。这里是吴尚城中的繁华地带，居民密集，万一什么时候发作了，那才叫冤枉呢！

县长算是个体恤民情的好官，但他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，哪里懂得应对这枚说炸就炸，说不炸就不炸的玩意儿？而且，手底下那些人，查毒禁赌是行家里手，排除炸弹的活计，自出娘胎来就没干过。

他暗自斟酌，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于是，便以县府的名义出大洋一百，悬赏招揽拆解炸弹者。不久便有人来揭了榜，不过，开口先要三百大洋。马县长有些为难，转而跟那些住户们商量。毗邻贾慧的李盐商，家底丰厚，生怕家私在一声轰响中灰飞烟灭，答应代为支付那多出的两百块。

交易谈成，次日一早便开工卸弹。男人是外地口音，走路瘸拐，搬到吴尚来不足半年。有知晓底细的人说，他本是国军三十三师的伤兵，跟队伍失散了，人已残疾，无人管顾。这次自告奋勇地揽下这活计，兴许他在军队里受过训练。

他穿了件短褂，赤膊扛着镐锹、提着布袋，歪歪斜斜地去了贾慧的住处。进了门后，他先去盛满水犹自散发女人香气的木桶边瞅了两眼，掉头朝着院子里的贾慧端详了一下，竖起了大拇指。他这手势暧昧，不知道是夸奖她运气好，还是赞叹她女人味重。

贾慧脸色绯红，没有吭声，躲到街对面的巷口，远远地眺望着。

这位前国军伤残工兵，没有帮手。他先用镐头撬开了地面的砖头，然后改用铁锹，围绕着弹体挖掘。足足干到了中午时分，才弄出了个三尺多深、五尺来宽的凹坑来。炸弹因为身下泥土被掏空，由入土时的直立改为了横卧。触底的弹头悬空，改变了触发状态。

他松了口气，蹲在坑底用螺丝刀和扳手又鼓捣了半个钟头，终于直起腰板来，向远处的人群招手，大声地说：“引信拆掉了，没事啦！弄辆板车来，把它拖到城外去。”

(二)

次日清晨,当瓦木匠拖着砖瓦木料来给贾慧修房子时,顺便也给她捎来了一个消息:昨天,领了重赏处理炸弹的那个人,今天一早被人发现已经死了,倒栽在荷花缸里,两只脚笔直地指向天空,死状极为奇特。警察局来了人,顺理成章地先满屋子搜那三百块洋钱的下落,结果杳无踪迹。由此定论,死者昨天豁出性命挣来的官府赏金,是他今天暴死的原因。从他的死状看,动手谋财害命的人不止一个。

不过,他的死法实在别出心裁。据说,关外东三省的马匪胡子,就喜欢将人倒插在冰窟窿里,一夜过来,整个人冻成冰棍样子,但这样的杀人手法,在江浙一带却是罕见。

案子大抵就是这么个情况,侦破却是毫无指望。这年头兵荒马乱,杀人越货屡见不鲜,这位老兄挣了钱,露了财,被人害死,一点都不稀奇。不过,从死前背着包袱的模样,可以推测,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险境,想离开,但还是迟了一步。

贾慧心里说不清是害怕还是担忧。她坐在院角的黄杨树下,仰望着屋顶上丈量尺寸的工匠,听着他们议论的内容,时而皱眉,时而沉思。

这时,院门外进来个穿长衫的男人,在石阶上叫:“贾老师,贾老师在家吧?”

贾慧闻声看去,是上司刘校长,便应了一声迎过去。

刘校长说:“上午开校务会议,鉴于眼下的形势吃紧,学校先放半个月的假,等局势明朗了再复课。已经有同事离开吴尚了,你呢?”

贾慧摇头,迟疑着说:“我暂且还是不走吧。”

贾慧心头微微抽紧,难道日本人果真要发动进攻了吗?眼下,这城里没有军队驻扎,明摆着是招惹鬼子前来。不过,二黎的部队难道连个像样的抵抗都没有,真的愿意拱手让出吴尚城吗?丢了这块地盘,哪里还有这样钱粮丰厚的去处,养得起两三万挎枪征战的士兵?

她心中疑惑着送走了校长,索性打消了下午去学校的打算,依旧坐看工匠们忙活。黄昏后,屋面上锅盖大的洞被复原,天花板补缀得焕然一新,地面方砖更换之后,几乎看不出痕迹。总之,一切都恢复了原状。

工匠们收下工钱后，高高兴兴地出了门，粗鲁地互相开起玩笑来，说可不能像昨天那个倒霉鬼，有命挣钱，没命花钱，不明不白地丢掉了性命。

贾慧听到这话，也笑了一下，接着便去街对面巷口的警察老崔家探听虚实。

老崔刚刚回家，坐在门檐下喝稀饭。他有三个小孩，都在县立小学读书，所以见了她十分地客气。贾慧没有客套，开门见山问他早间那桩案件的详情。

老崔抹了抹嘴角，说这件事讲给你们年轻姑娘家太吓人了。这人真是个促狭命，战场上没被日本人打死，临了儿在吴尚城被日本人扔的炸弹连累死了。人的命，是天注定的。老天爷让这颗炸弹落地不炸，救了贾老师的命，却让他替代了。

贾慧对他把自己的性命和那个伤残工兵混为一谈，暗暗有些不以为然。但此行目的已经达到，所知的情况跟早晨那些工匠的转述大致相仿。她转身过街回去，跨上门前麻石台阶时，脑子里闪过了昨天卸弹前，那个男人转身冲自己竖起大拇指时的手势和眼神。此刻回想起来，那目光中的情色意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骨子里真正隐含的，是惊诧。当时他看到了什么？这个举动，跟他的死有没有直接的联系？

贾慧回到了修缮好的堂屋，里面物件照旧摆放着，木桶仍然在窗下。男人站在桶前这个位置，会看到什么呢？她心中揣摩，沿着墙壁仔细打量，最后目光定在了正对面书桌前用铁钉悬挂的相片框上。相片上的女孩儿，刘海整齐，辫子柔顺，笑容婉约，是自己十八岁时的留影。这是多年来她随身携带着的，唯一跟过去有瓜葛的东西。

她立刻明白过来，喃喃地叫了声“老天”，踉跄了几步坐倒在椅子上。

(三)

局势日益吃紧，日本人动用了整个旅团的兵力向莲花镇进攻。黎星斗率两个纵队弃镇而走，没有往吴尚方向来，而是撤向皖境去了。紧接着的戏剧性变化是，日本人没有乘虚直下吴尚，反而尾追黎星斗部。倒是东边的新四军有了动静，西进占据了两个集镇，进迫吴尚。

这么一来，日本人此次行动倒有替他人做嫁衣的意味了。但新四军前锋抵达吴尚郊外三十里即停，不再前进。这三者之间，倒像是在下一盘三方对弈

的棋局,除了当事者,谁也搞不清其中的奥妙。

遭日军攻击的黎星斗北撤和黎星源汇合后,占据山地有利地形死守。但日军追击部队追赶至此便收兵回撤,甚至连莲花镇都弃之不要了,让二黎喜出望外,一面沿着退却的路线返回,一面上报三战区和省府说:经我部奋勇反击,已然收复失地。

有莲花镇作屏障,吴尚便有了安全保证,百姓安居乐业,重弹“三百年不逢兵戈”的陈词滥调。

贾慧重新回校走上讲台。可是,此时的贾老师和之前已然有了不同。她变得敏感,心事重重。原本悬挂着的那帧相片已经取下,空洞地留了根纤细的铁钉。这个细微的变化,旁人根本难以觉察,但她的心里却依然忐忑,以至于有访客登门时,特地改在了西厢房接待。西厢房里的陈设是以前房主留下来的。桌椅色调黯淡沉闷,多少影响了宾主间攀谈的兴致。

不过,贾慧本就没有什么兴致跟人交往,表面的客套和内心的冷漠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这种落差,对于访客毫无妨碍,对她本人却是难以言喻的伤害。这位三年前乘一叶扁舟从城南官河水道入城的女子,在这座城市里从举目无亲,到完全地融入其间,耗费的是光阴,倏尔间已过了二十六,青春的光泽逐渐消褪。

像她这样的容颜、教养,在吴尚自然是少不了异性追求的。同事也好,街坊也好,辗转请人托求的也好,都被她一一婉拒。其实,她何尝不想在这些追求者中挑选一位,了此余生。只是这想法对她而言太过奢侈了。

她来吴尚之前的身世经历,若按照她自己填写的履历看,平淡无奇。父亲在她幼年时病故,她和一个妹妹跟着寡母长大,母亲带着妹妹投奔族人远去广东了,只她孑然一身流落在吴尚。这样一位女孩子,长相不差,心存志气,不肯轻易托付终身,倒也可以成为借口。可是,年龄的增长是粉碎这个借口的武器,如果再拖上个两三年,那又该如何应对呢?到了那个年岁再没动静,势必会惹人疑心,弄不好会毁掉她在吴尚这些年所付出的全部努力。

中午放学后,贾慧撑着把桐油纸伞,袅袅婷婷地行走在春雨中。她的午饭常年包给隔壁邻居家的李嫂,便宜又干净,很对她的胃口。

这样垂低了伞面,沿街漫步,本该是她心静如水之时。可是刚出校门两三分种,一声清脆的惊呼声让她霎时惊醒。她下意识地闻声抬头,看见一个女人正从路边旅社里出来,手里的纸伞张开一半,脚下那双纤瘦的皮鞋表明了

来自吴尚之外的城市。那精心修饰的柳眉下，两眼惊诧地盯住贾慧，嘴里喊着：“是你？你也在这里！”

贾慧心中慌乱，但脚下保持着原有的节奏冷静地向前。一个念头盘旋在脑海，认还是不认？她犹豫片刻，索性横下心来加快步伐，拐过一个弯后，急忙收伞闪入路边巷角的铺子里，窥探身后的动静。

不一会儿，那长衣女人尾随而至，沿街直向前走。贾慧知道她是谁，她方才叫自己的那一声，绵长婉转，妩媚迷人，隐约间还带了几分吟唱的味道。内行人一听，就明白她的出身。戏班子里出来的，腔调到老也改不掉。贾慧自幼就讨厌这声音，矫揉造作，充满了狐媚气。她此刻现身吴尚街头，意味着什么，不用思考就能明白。看来自己在吴尚的宁静日子已经到头，又该远走他处了。

贾慧绕小路回到住处，动手收拾行李。正要换衣服时，外面有人大声叫门，是对街的警察老崔。贾慧心存疑惑，过去开门。

老崔欠腰咧嘴笑道：“有位太太去警察局打听寻亲，比划的年龄、衣着、身段儿、神态，我估摸着就是您。她刚刚随丈夫来吴尚。他乡遇亲眷，稀罕着呢！非要我们帮着找。”

贾慧冷冷地说：“我没有什么亲戚，更没有那样的。这位太太想必是认错人了。你回去说，没有我这样的人就行了。”

老崔挠挠后颈，说：“行，我就按您吩咐的说。”他转身欲走。

贾慧迟疑一下，问：“她的丈夫，是什么人？”

老崔说：“是副总指挥的高参，从外地投奔过来不久，姓黄。”

贾慧不再多问，关了院门，在门檐下望着隐晦的天色，不由得犹豫起来。假如老崔说的是实，那自己倒没有躲避的必要了。现在，知道她身份的只有这个女人。有两种选择，要么依旧照原来的打算离开；要么就赶紧去旅社，稳住她，免得风声泄露。

贾慧心里飞速地权衡，下定了决心，夹着晾干了了的雨伞出门，要去当面会会这多年未见的老相识。

(四)

绿杨旅社处于县城的繁华地带，是吴尚屈指可数的上等旅馆。二黎挂着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的招牌，手下的部属都不是吴尚本地人，根据官阶权

势，分成了三等。上等的，在防区驻地有公馆；中等的住旅馆，下等的驻军营。其中中等的军官，几乎包圆了本地所有像样的旅馆。好在部队军纪尚可，房钱打折但不拖欠，店主、旅客之间，尚能相安无事。

贾慧在这条街上往来已久，却从没见过这女人的踪影。她存了心眼，在楼底打听时不提姓名只讲外表容貌。柜台伙计马上就明白了她所描述的对象是谁，笑了笑说是黄太太，住楼上甲字号房，刚刚回来。贾慧心里有数，谢绝领路自行摸上楼去，轻拍房门。

期待中，那个独特的女声响起：“谁啊？”

贾慧屏息静气，说：“我。”

屋子里静寂了片刻，露出半边脸来，喃喃地叫了声“老天”，随后就哽住了嗓门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贾慧进了屋反手带门，寻了张椅子坐下，淡淡道：“你不是到处打听我吗？我来了，有什么指教？”

那女人捂住嘴巴，在胸腔深处发出一声惊噫，摇头说：“果然是你，我还以为自己认错人了呢。”

贾慧审视着她，问：“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怎么又成了黄太太？”

那女人反问：“你在这里多久了？还用原来的名字吗？我估摸着，不会再姓许了吧？”

贾慧战栗了一下。这些年来，她对这个字眼极其敏感，甚至对这个姓氏的人都敬而远之，但这个洞悉自己秘密的女人却直接点戳了。她苦笑起来，说：“这些年，我们彼此都陌生了，你不再是四姨太，我也不是许小姐了，我姓贾，贾慧。县里小学的教员。你不也成了黄高参的太太吗？”

女人叹息道：“许府出来的女人都不再姓许，命该如此。黄先生是我在上海认识的。那时我的境况不好，他也很失意，老婆跟别人去重庆了，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法租界里。我的一个好姐妹跟他做邻居，就撮合了我们。我这人还是有些旺夫运的。他带我离开上海去南京又来了吴尚，逐渐地走上坡路了。现在，也算是个人物吧。”

贾慧一笑，说：“看来，咱们的身份都下降了。不过，那些虚名也没有意义啦。”

贾慧登门挑明了底细，黄太太也就亮灯底下不说暗话。她们絮絮叨叨地沉浸在彼此熟谙的往事里，直到附近学校开课的摇铃声传来时，贾慧才起身留

了地址，告辞离开。她走出旅社时，迎面碰见一个佩将星的军官下马。

此人四十岁左右，眉毛极浓，给人印象深刻，以至于贾慧回到学校教室上课时，脑子里还是挥之不去。他大概就是黄高参吧？这是从莲花镇前沿回吴尚来了吗？二黎呢？眼前黑云压城这个劫数，会就此结束了吧？她和吴尚，都在这个阴晴未定的下午，化险为夷了？

贾慧猜得很准。她授课时，大队的人马已然进城。黎星斗率两个纵队离开莲花镇回师吴尚。皖南战事已经告一段落，新四军军部以及直属部队近万人被围歼，军长叶挺被俘，已经没有大股余部突破重围向东而来的可能了。黎星源重新接防莲花镇。一切态势，都恢复到了以前的面貌。

马县长终于放下心来，连忙去拜望黎星斗。说起二黎率兵远征这段日子，难免夹带了几句埋怨。黎星斗笑呵呵连说不妨事，总指挥运筹帷幄，成竹在胸，不会轻易丢下吴尚的父老乡亲们不管的。眼下大捷回师，吴尚还是吴尚，县长还是县长，分毫没有改变。

他们心情放松下来，自然是其乐融融。于是，有人便扯起了那天日军飞机来轰炸，炸弹落在正在洗澡的小学女教员身边，居然就没爆炸的稀奇事儿。黎星斗笑得满脸麻子乱颤，连说邪门！这娘们儿厉害，光屁股居然压住了日本炸弹的火气，算得上是吴尚的女中豪杰了。马县长捻着胡须说，古书中有用裸女破邪一说，难道真有点影子？

众人在晓光寺后殿围绕着贾慧肉体抗日的事例谈笑风生，殿外廊下少将参议黄某经过，插上一句：这位年轻女教员莫非姓贾？

县长连声称是，眉清目秀长相不差，不像是寻常人家的姑娘，在炸弹旁居然还能从容穿衣。黄参议带了三分炫耀，说这位贾小姐是贱内的远房侄女，自幼就有胆气，在晓庄师范念过书的。

黎星斗啧啧称奇，说改日要请黄高参引荐引荐，在富春酒楼摆上一桌，大伙儿也沾沾她的运气，不，仙气。

(五)

贾慧对自己成为话题一事，自然茫然无知。她坐在办公室里，又认真想了主动拜访黄太太的一幕，自感正确。黄太太跟自己一样，都是隐姓埋名，不愿意把旧日的往事翻上桌面来。如今，她是少将参议的正室夫人，比之于过去半

奴仆状态的四姨太，要名正言顺得多。她想起了当年她们之间发生过的那些明争暗斗，脑子里闪过“一笑泯恩仇”这五个字来。

黄昏时，她夹着纸伞提着绣花布包回家，那旅社门前，卫兵、军马犹在。想来，黄高参回旅社来见老婆，还没有走呢。她多年前见识过这位黄太太的媚态，那时，她愤愤不平于她的争宠。现在，无论她如何施展媚术，都与己无关了。一个男人，得到她这样的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女人，又何尝不是场艳遇呢？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！

她是在心里对一个白净、儒雅，但笑容隐含邪气的年轻男子说这个话的。

到家时，又碰到警察老崔，老崔特意告诉她工兵横死一案的查勘结果。凶手是用匕首拨开门栓进院子的，没有进屋，就蹲伏在房子的周围。有个人抽了烟，烟屁股用鞋底碾踩过，留下了清晰的皮鞋印。吴尚城里，穿皮鞋的人屈指可数，是个关键的线索，警察局正沿这个疑点进行调查呢。

贾慧有些心惊，她在吴尚住了三年，见过的穿皮鞋的男人不多。嫌疑范围缩小到这一步，破案进度已经算是神速了。她道声谢进屋去，点了煤炉自己煮粥吃。天色黑沉下来，她喝完了粥，浑身出汗，这使她想起了上一次那半途而废的洗浴，不由笑了笑，端起热水壶去了修补完毕的堂屋里，将热水倒入木桶。

她无镜可照，只在水磨砖地上欣赏自己的身段在油灯下的投影。褪去了贴身的亵衣，她的乳房在毫无拘束的情形下，比县城绝大多数的年轻女性都要丰硕，但妙就妙在，穿衣在身时，这个特征又毫无显现。这一点，曾令某位青年男子感然不解，并在把玩之余，作了八个字的评价：收放自如，无碍观瞻。

想到这个曾经触摸自己的男人，贾慧的心情随着身体一起坠沉入水。她索性闭住气，一下子淹没在水下，想让这种窒息感来得更加强烈些。

她埋头在水中的短暂时间里，屋脊背面有个人蹑手蹑脚踏瓦而来，宛若一只狸猫趴在天窗上。空旷的堂屋里，贾慧从水里抬起头来，水从她的面颊散落，左胸前一个铜钱大的鲜红色瘢痕夺目耀眼。这迷人的乳房上，犹如镶嵌了宝石般的印记，让夜行客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。

他看到了想看的東西。本以为，要在这屋顶风餐露宿盘桓几夜才能达成目的，想不到一上屋顶就大功告成了。他恋恋不舍这天窗下所俯瞰到的情景，欲火中烧，坐在天窗边的砖垒上，沉重地喘息着。接着手脚并用，向屋面檐下爬去。在落下台阶的刹那，施展了一个灵巧动作，双手扒住檐角的椽木，身体蜷曲并狡蛇般地展开，燕子样落在了青石台阶上，拔出腰间的利刃，去门扇缝

隙中挑拨开木栓。

迎面间，只见黑洞洞的一支枪口指定自己。他愣住了，自诩了得的本事，竟然被这只顾着在澡桶里搔首弄姿的女人识破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
贾慧冷冷地说：“扎自己的两条腿，然后滚远点。”

这家伙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意图拖延时间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我，只是个小贼，找点糊口的小钱。这次栽在小姐手里，不敢妄动，请高抬贵手，放我一条生路。”

贾慧盯住他握刀的手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左腿，扎！”

此人蓦然感受到了女人眼中凌厉的杀气，抬起刀子对准了自己的左腿，奋力地扎下去。但这一扎是虚，半途中陡然变向，横飞出去，直奔那女人裸露在外的锁骨咽喉。动作刚刚做到一半，枪声就响了。子弹打在他的脑门正中。他两眼圆睁，死死瞪着失去了准头的刀，眼看它深深扎进了澡桶的外壁，铮然有声。

贾慧垂下枪，飞快地跨出水桶，用肚兜遮住胸口，去查看动静。这个色胆包天的家伙蹬了两下腿，已经咽气身亡。她心中这才开始慌张，忙不迭地穿衣，拽住死者的双脚，倒拖到西厢房一个角落。

与此同时，院外脚步杂乱，巡夜的士兵在街上奔走，寻找枪声的来源。她不假思索，依旧宽衣解带，坐回桶里洗身子，直到有人敲响了院门，这才不紧不慢地喊了声稍候，姗姗来应对。

外面叫门的两个士兵和警察老崔，瞧见她这副湿漉漉的模样出来，又嗅到了芙蓉出水般的清香，明白她又在洗澡了。这个以洗浴闻名吴尚的女人，在这枪响之时，仍然是在屋里洗澡，真是有趣。老崔问她听到枪声没有？她说自己没留神，兴许是从隔壁吧，顺手一指那边盐商李某住宅。

贾慧仗着浴后清新，将巡夜大兵们骗过了。将油灯凑在死者的脸上仔细端详，全然陌生，再翻翻他随身的物件，没有一样可以证明其身份来历。她不免后悔，这一枪虽然是自救，但却打断了所有的线索。这个家伙，是受人指使而来，还是夜间行盗，还是蓄意谋色而来呢？这个问题，眼下只有天知道了。

(六)

晚间枪响，惊动了巡防队，也惊动了驻军首领黎星斗。他的公馆距离枪响

处不远。当时，他正站在镜子前擦自己那张粗糙的脸皮。其实，外间传说他的绰号“黎大麻子”，并不合实际。他脸上的坑坑洼洼，不是幼年时得天花留下的痕迹，而是七年前一次剿共行动负伤所致。

当时，那支番号为红十四军的乌合之众，用土枪土炮围攻吴尚。他从省城奉命驰援，半途遭伏。不知道是哪个天杀的，用铁砂霰弹枪对准他开了一火，他的脸霎时鲜血淋漓，幸亏戴了墨镜，才免于受伤失明。但百余块铁屑扎在肉里，外科医生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，才清理干净。留下这满面的创痕，从此真是人如其名了。

他恼恨之余，挥军剿杀，将俘获的七名共党头目押在吴尚城西刘家营，就地全部活埋了。报复手段之狠，与他平素里念佛守斋的习惯截然相反。那时的黎星斗，任江苏省扬、吴、通、泰保安公署专员，统领各地的民团，维护治安。

抗战初期，他奉命编练民团，后来战事蔓延到了江浙腹地，他便直接率民团改为正规军，向北策应台儿庄血战。等到徐州突围后，他手底下只剩一个营。南撤途中，正巧和老上司黎星源碰上。黎星源本在战区长官司令部任中将高级参议，孑然一身。两下里接触商议后，决定改变原先的计划，重修前缘。黎星源凭自己老同盟会员的资格，向战区司令部请求，由自己代表战区，一路收编那些溃散无主的零星部队，向重庆方面要了一个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的番号，在沦陷区坚持。

俗话说，竖起了旗子好招兵。他们这临时动议，一经战区总部同意后，便重启炉灶开了张。各部散落的军官士兵们都纷纷来投，没几天就聚合了数千人。等到他们抵达吴尚站住脚跟时，麾下已有七个纵队三万之众，几乎是一个军的力量，可以和省府直辖的力量分庭抗礼了。

黎星源广有韬略，但多年无用武之地。这次天赐良机，不再做空头司令，自然是踌躇满志。在吴尚两年多，因受省府猜忌，扣发粮饷军火，只得以驻地的税收来补充，彼此渐渐离心离德。恰好，江南新四军过江向北拓展，暗中接洽，在得到相关的保证后，二黎敞开了防区大门，朝天开火，纵放新四军过境，引祸水东流。然后，他们坐山观虎斗，眼睁睁瞧着省府诸军完败于黄桥，默契地合力将省府根基剪除。

但这如意算盘虽然成功，可随之而来的新局势却让吴尚处于日、共两大势力的夹缝当中。西边，是日军第七混成旅团驻地，向东是新四军根据地，只剩北面水荡里，蜷缩着实力大减后的省府残余。

黎星斗驻防吴尚，人粗心细，除在城东驻重兵外，夜间还加强了巡防力量，生怕大意遭了敌手的暗算。所以，这一声枪响足以让他心底生疑。他摇了电话查问巡防团这枪声的虚实。城防团回复：枪响之处似乎是在盐商李某宅邸后院附近的街口，正待查询。他倦意全无，当即招呼几个卫兵，提着灯笼亮起电筒，也去那现场走一趟。

他抵达事发地点附近时，和李宅一墙之隔的贾慧小姐，正手忙脚乱地处理着堂屋里的水。那夜行客临死前奋力掷刀，虽失了准头，但力度不减，扎透了澡桶木壁。水渗出来，流了一地。她费尽全力拔出刀，埋入院内墙角的花坛里，回身去洗手。

没走几步，老崔又在外面喊门：“贾老师，开开门，副总指挥查看来了。”

他这声招呼，把贾慧惊得不轻，双手连忙在布帘上擦了两下，匆匆去开门。

门外亮堂堂一片。麻脸将军在侍卫的簇拥下，好奇地端详她的面孔，微笑道：“贾小姐，最近两天，让你受惊了吧？这日本人的炸弹，半夜放枪的歹徒，都约好了似的来搅扰你，我这个守土一方的军人，惭愧呀！”

贾慧垂下眼睑，说：“谢谢长官，这么晚了还牵挂着百姓的安全，亲自出来巡视，是咱们百姓的幸运。”

黎星斗说：“我何尝不想休息？可是非常时期，哪里睡得着啊。今天刚想打个盹，这枪声一响，不得不来查看了。我这人事必躬亲，放心不下别人，是个劳碌的命。”他边说，边径自朝院里走去，站在花坛前，左顾右盼，指着那边几幢高轩大屋。问：“那些都是李老板的房子吗？好家伙，这模样儿，比扬州盐商的宅邸一点也不逊色啊。咱们过去瞧瞧。”

贾慧掩上门，轻拍了几下胸口。她刚才担心黎星斗会进堂屋去坐，那一地潮湿，势必会引起他的疑心。幸好，他对隔壁盐商的关注解了这燃眉之急。

这一夜，贾慧失眠了。她背靠枕垫，手握那把精巧的勃朗宁手枪。送她这把枪的人，是她曾经的最爱，尔后又成最为痛恨的人。她收下这把枪后，总共使用了两次，一次是在四年前，开枪射击的对象，就是送枪的这个年轻男人。子弹将他掀翻后，她绝不再多看她半眼，转身就走，任他躺在河堤下面的芦苇丛里，无声无息。

今晚，二度使用。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从不后悔，认定这两人死在自己的枪下，是罪有应得。有了枪，男人的呵护也变得无足轻重了。她过去、以后的逃亡生涯里，这是唯一值得倚仗的。

(七)

黎星斗一路曲曲折折,来到了看似只有一墙之隔,实质上远在另一条街上的李府大门入口。这座盐商宅邸不仅房屋气派,而且占地规模惊人,跨街越巷,屋脊翩连重叠,令人望而慨叹。

盐商李西沅在四姨太的屋子里,正要爬上女人的身子取乐,不想被这猝然变故惊扰了。他翻身下床,问出了什么事?门外护院们闻声辨向,指着远处邻家作了个手势。他马上明白过来,骂了一声扫帚精!

枪响之后,李西沅没了兴致,披衣往书房去,想写一封回信给远在重庆的长子。长子被他花费不菲的银两送出去留洋,回国后,在银行供职,不几年就攀上了孔家这样的靠山,进了财政部,手里印把子硬得很。平步青云之际,还算是孝心不泯,还记得留在沦陷区的老子,不时来信问候。

正要提笔,管家飞奔进来,通报说黎副总指挥登门拜访。李西沅是个精明之人,马上就明白过来。枪声是引路的向导。他顾不上多想,撩起袍角快步迎了出去。

黎星斗坐在李宅影壁后的正厅里,抬头望着头顶那盏闪亮的钨丝灯泡。这是吴尚城中少有的使用电灯的人家。但从半残的蜡烛来看,平日怕还是以它们照明的。这种既要面子又怕花钱的脾性,他一向不喜欢。

李西沅赶到廊下,连连作揖。

黎星斗笑了笑说:“这时间谁不想搂着老婆睡觉享神仙的福?可是偏偏有人搞得大家不得安宁。我军务繁忙,操持着几万人的前途出路,劳心之余,还要理会这事儿,真是没有办法了。”

李西沅咳嗽着说:“副总指挥心系百姓,事无巨细,真是令人敬佩。”

黎星斗食指竖起,指指头顶上方,说:“这声枪响来得突然,贵宅中谁的家伙走火了?还是另有歹徒来搅扰?”

李西沅大惊,说:“没有啊,在下宅子里没有响枪啊。是隔壁那位贾小姐家里的事情。我正琢磨呢,她一个单身姑娘家的,平白无故地打枪干什么?”

黎星斗笑得暧昧:“我先去了贾小姐的住处,枪响时查勘的士兵都说她正在洗澡,我亲自验证了,果然不假。试想,一个年轻姑娘坐在澡桶里会放枪玩儿吗?天方夜谭!大家伙儿都说枪声是从你宅子里传出的。”

李西沅额头滴下汗珠来，解释说：“我问过下人了，都说枪声在隔壁。难道，是我年纪大耳背了，听错了？”

黎星斗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枪响就响呗，这副模样做什么？这满吴尚城，怕是不止几千条枪，响一声算个鸟啊！去年黄桥打仗时，那样惊天动地的声响，也没吓死人嘛。”

李西沅勉强笑道：“那是，那是。但在下愁的是，光听见枪响，却找不着痕迹。阖宅上下没死一个人，没伤一个人，总得有个交待才是嘛。”

黎星斗安慰道：“李老板不要慌，我出来查这事情，不过是怕歹徒作祟。如果肯定是在贵宅，又没有出事，那就放心了。这么晚了，要被老婆骂了，我得回去睡觉了。”

主宾在李宅门前街口寒暄而别后，李西沅回到书房里，连回复儿子来信的心情都没有了，喝了几口茶水，左思右想这不速之客的来意，心中忐忑不安。

黎星斗回到公馆，脑子里依旧是盐商李宅那豪奢的规模。他驻扎吴尚的时间不算短了，久闻盐商李家的名声，历次助饷都排在前三位，是本地屈指可数的大富翁。他们见过几次面，但都在公开场合，没有深谈，再加上黎星源整肃军纪，严禁私下勒索富户，他就一直没有动过心思。但今晚秉烛夜行后，观感改变了想法。

(八)

这夜间的枪声，天亮之后便众说纷纭。贾慧趁着这空当，以整理花草为由改造花坛，挥汗如雨般向下挖掘了四尺深，天黑后把那业已僵硬的尸体从厢房里拖出，填土之后种植了牡丹、芍药和桂树。这一年，雨水充沛，不消多久，它们便茁壮成长。等到秋后，丹桂飘香，整条街上的居民们顺风都能嗅到这醉人的香气。可是，谁都没能从这植物异乎寻常的生长中看出半点端倪来。

街头依旧是熙攘的人流，生活已然恢复了常态。数百年来，吴尚人民大多数日子都是这样安宁地过来的。那日本人的炸弹，夜晚的枪声，都是微不足道的插曲，给乏味的生活提供了一些新鲜罢了。

这天上午九时许，一辆粘满泥巴的汽车在一队骑兵的卫护下，从西门进入吴尚。熟悉的人知道，这是黎星源回来了。一个多月前，他率部出城，先是谣传配合中央军向日本人反攻，孰料竟从前沿莲花镇借道去了安徽境内，参与剿